

崔東壁遺書

孟子事實錄目

卷上

在鄒

適梁

游齊上

游齊下

附齊為田氏考

卷下

由宋歸鄒之滕至魯

雜紀

附錄

附韓文公稱孟子三則

附論孟子性善之旨

附讀孟子餘說一則

孟子事實錄卷上

大名崔述東壁謹考

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

在鄒

孟軻。騶人也。

史記孟子荀卿列傳

列女傳云。孟軻之母。其舍近墓。孟子之少也。嬉戲為墓間之事。踊躍築埋。孟母曰。此非所以居子也。乃去舍市。其嬉戲為賈街。孟母曰。此非所以居子也。乃徙舍學宮之旁。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。孟母曰。此真可以居子矣。遂居之。余按孟母教子之善。當非無故而云然者。即三遷之事。亦容或有之。然謂孟子云云者。則必無之事也。孔子曰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孟子曰。豪傑之士。雖無文王猶興。人之相遠。固由於習。然大聖賢之生。必與

衆異。必不盡隨流俗為轉移。孟子雖幼。安得遂與市井墟墓之羣兒無以異乎。孟子曰。舜之居深山之中。與木石居。與鹿豕遊。及其聞一善言。見一善行。若決江河。沛然莫之能禦也。然則孟子亦當如是。使孟子幼時絕不知自異於羣兒。則孟子壯時亦安能自異於戰國縱橫之徒哉。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。則何不即擇學宮之旁而遷之。乃又卜居於市側乎。國語稱文王曰。在母弗憂。在傅弗勤。列女傳云。文王生而明聖。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。後世儒者。遂謂文王生有聖德。大王知其必能興周。故舍泰伯而傳國焉。夫同一聖人也。文王則生而即為聖人。孟子則幼時無少異於市井小兒。一何其相去之懸絕乎。蓋凡稱古人者。欲極形容其人之美。遂

不復顧其事之乖。其通病然也。故欲明太任之胎教。遂謂文王之聖。生而已然。欲明孟母之善教。遂若孟子之初。毫無異於庸愚。其實聖人之為聖人。亦必由漸而成。聖人幼時。雖未即為聖人。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。善讀書者。當察其意所在。不必盡以為實然也。故今不載此事。

韓詩外傳云。孟子少時誦。其母方織。孟子輟然中止。乃復進。其母引刀裂其織。以此誡之。孟子問其母曰。東家殺豚何為。母曰。欲啖汝。其母自悔。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。余按自裂其織。以喻學之不可中輟。理固當然。然且誦且思。豈無中止之時。乃責其聲之必無斷續乎。至於啖汝云者。不過一時之戲言耳。其失甚小。因悔此一戲。

而遂買豚肉以彌縫之。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。孟母何反出於此乎。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。而附會之。反失其正者。皆不可為信。故今並不錄。

韓詩外傳云。孟子妻獨居。踞。孟子入戶視之。白其母曰。婦無禮。請去之。母曰。乃汝無禮也。禮不云乎。將上堂。聲必揚。將入戶。視必下。不掩人不備也。於是孟子自責。不敢去婦。余按獨居而踞。偶然事耳。教之可也。非有大過。豈得輒去。聲揚視下。亦謂朋友賓客閒耳。房幃之內。安得事事責之。此蓋後人之所附會。必非孟子之事。故亦不載。

備覽○受業子思之門人。同上

附論○孟子曰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。予私淑諸人也。孟子

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。王劭謂史記人字為衍。余按孔子之卒。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。一百六十有六年矣。伯魚之卒。在顏淵前。則孔子卒時。子思當不下十歲。而孟子去齊後。居鄒之宋之薛之滕。為文公定井田。復遊於魯。而後歸老。則孟子在齊時。亦十過六十歲耳。即令子思享年八十。距孟子之生。尚三十餘年。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。孟子云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。予私淑諸人也。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。則當明言其人。以見其傳之有所自。何得但云人而已乎。由是言之。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。史記之言是也。然孟子之學深遠。恐不僅得之於一人。殆如孔子之無常師者然。故但云私淑諸人耳。

適梁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。叟。不遠千里而來。亦將有以利吾國乎。孟子對曰。王何必曰利。亦有仁義而已矣。

葉大慶考古質疑云。墨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。問聖美曰。嘗讀孟子否。曰。都不曉其義。問不曉何義。曰。從頭不曉。孟子不見諸侯。何以見梁惠王。其人愕然無對。此雖若戲笑之談。奴遽中亦自難對。近見陳氏新話云。孟子之書。有一言可萬世行者。有言之今日。而明日不可用者。孟子不見諸侯。而見梁惠王。學者至今疑之。大慶嘗思而得之。孟子論去就之義。曰。迎之致敬以有禮。言將行其言也。則就之。按史記魏世家。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。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。然則孟子之見惠王。非以

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。

原文甚繁而采之如此

余按孟子之見

梁王無難解者。不知聖美何以不曉。達官何以無對。陳氏何以致疑。葉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。孟子所謂不見諸侯者。謂草莽之士。不屈身先容。以求見諸侯耳。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。故曰。庶人不傳質為臣。不敢見於諸侯。曰。如不待其招而往。何哉。曰。段干木踰垣而辟之。泄柳閉門而不內。是皆已甚迫。斯可以見矣。語意甚明。豈容有不曉其義者。而乃紛紛疑之議之。真吾所不曉也。若謂終古不可一見諸侯。則禹臯陶何以見堯舜。伊尹何以見湯。太公何以見文王乎。孟子居鄒。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。受之而不報。他日由鄒之任。見季子。然則孟子之見時君。皆當如是。不但於梁然也。即無史記之

文。而孟子之為應聘而往。亦無可疑者。但記書者。止欲明先義後利之旨。不暇於未見之前。一一鋪敘。如今演義之文法耳。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未問之前。亦必有其相見之因。但無關於義理。故不必一一而書之策也。今論者乃以是為疑。豈宋人沿唐舊習。喜奔競。怪孟子不見諸侯之言。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。不然。如是讀書。書無不可議者。無怪乎陶淵明之不求甚解也。

按孟子先義後利之旨。深切戰國時人之病。要亦古今之通患也。三代以上。人皆尚義。逮春秋時。人漸重利。然尚有好義者。亦頗有假義者。至於戰國。非惟人不好義。即假義者亦不可得。何者。人皆惟利是圖。無所用於假

義者也。人心一專於利。則但知有利。而不知有義。且但知有己。而不知有人。甚知但知有目前之利。而不知有日後之害。以故列國之君。惟務戰爭。以辟土地。聚斂以充府庫。其臣亦惟務逢君。以取富貴。其閭巷之間。亦惟事強凌弱。眾暴寡。以自利。此無他。皆好利之心。驅之使至是也。是以戰國之時。生民塗炭。風俗頽敝。死於兵者。動至一二十萬。然則孟子此言。誠救時之上策。亦千古之炯鑑也。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。而太史公讀之。亦深嘆美之也。

聖人何嘗不言利。易曰乾元亨利貞。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。曰利建侯。曰利見大人。曰利涉大川者。不一而足。聖人何嘗不教人以趨利而避害乎。但聖人所言。義中

之利。非義外之利。共有之利。非獨得之利。永遠之利。非一時之利。此其所以異也。故曰見利思義。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無如世俗之人。惟利是圖。而不復顧義之是非。不但損人以利己也。為臣者且耗國以肥家。甚至貪一時之利。而致釀終身之害者。亦往往有之。不可謂大愚哉。孟子此言。可謂深切著明。惜乎世人不之察也。

按孟子與齊梁滕君問答之言。文繁不可悉載。而孟子乃人所共讀。亦無庸悉載也。故但掇其要旨。及有關於時事者。次其先後。不備錄也。

梁惠王曰。晉國天下莫強焉。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。東敗於齊。長子死焉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。南辱於楚。寡人耻之。願

比死者一洒之。如之何則可。孟子對曰。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於民。省刑罰。薄稅斂。深耕易耨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。入以事其父兄。出以事其長上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同上

備覽○惠王數敗於軍旅。卑禮厚幣以招賢者。鄒衍淳于

髡孟軻皆至梁。史記魏世家

史記此文載於魏世家。惠王三十五年。以年表考之。乃

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。余按史記。惠王在位三十

六年而卒。子襄王立。在位十六年卒。襄王元年。乃周顯

王三十五年丁亥。與諸侯會徐州。相王也。追尊父惠王

為王。是丁亥以前。梁未稱王也。而孟子之見梁王。乃云

王何必曰利。王好戰。請以戰喻。王往而征之。夫誰與王

敵惠王果未稱王。孟子何由預稱之曰王乎。又按史記。梁子秦河西地。在襄王五年。盡入上郡於秦。在襄王七年。楚敗魏襄陵。在襄王十二年。皆惠王身後事。而惠王之告孟子。乃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。南辱於楚。未來之事。惠王何由預知之。而預言之乎。按杜預左傳後序云。古書紀年篇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。從一年始至十六年。而稱惠成王。卒。即惠王也。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。以為後王年也。然則史記所稱會徐州相王者。即惠王。非襄王矣。所稱襄王之元年。即惠王之後元年。而子河西入上郡。敗於襄陵。皆惠王時事。非襄王時事矣。蓋惠王本稱魏侯。既僭稱王。則是年乃稱王之始年。故不稱三十七年。而稱元年。史記不知惠王改元之故。但見其於三

十六年之後又書元年。遂誤以爲襄王之元年耳。然則孟子之至梁。不在惠王三十五年。而在後元十二年。襄陵既敗之後。則孟子與惠王之所云者。無一語不符矣。孟子與齊宣問答甚多。而與梁惠殊少。在梁亦無他事。則孟子居梁。蓋不久也。然猶及見襄王而後去。則孟子之至梁。當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。卒丑壬寅兩歲之中。於年表則周慎靚王之元年二年也。史記所云非是。說並見後襄王條下。

孟子見梁襄王。出語人曰。望之不似人君。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。天下惡乎定。吾對曰。定于一。孰能一之。對曰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孟子

史記。梁惠王三十六年卒。子襄王立。十六年卒。子哀王

立竹書紀年。梁惠王立三十六年。改元。又十六年而卒。
其後稱為今王。至二十年而其書止。杜氏左傳後序謂
史記誤分惠成王即惠之世以為後王之年。哀王二十三
年乃卒。故特不稱諡。謂之今王。余按杜氏以史記襄王
之年為惠王後元之年。是已。至謂竹書之今王為哀王。
而無襄王。則非也。孟子書稱見梁襄王。孟子門人記此
書者。皆當時目覩之人。不容誤哀為襄。則是梁固有襄
王也。世本稱惠王生襄王。襄王生昭王。則是梁有襄王
無哀王也。襄哀二字。其形相似。蓋有誤書襄王為哀王
者。史記因疑梁有襄哀兩王。又不知惠王之改元。故誤
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。為襄王之年。以襄王之二十三
年。為哀王之年耳。然則紀年之所謂今王。即孟子所記

之襄王。不得以為哀王也。說並見前惠王條下。

附錄○周霄問曰。古之君子仕乎。孟子曰。仕。傳曰。孔子三月無君則弔。○曰。晉國亦仕國也。未嘗聞仕如此其急。仕如此其急也。君子之難仕。何也。曰。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。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。父母之心。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。鑽穴隙相窺。踰牆相從。則父母國人皆賤之。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。又惡不由其道。不由其道而往者。與鑽穴隙之類也。

按孟子嘗見梁惠王。惠王自謂晉國天下莫強。則當戰國之初。猶皆以韓趙魏為晉國也。孟子未嘗至韓與趙。則霄此言。在孟子居梁之時無疑。所謂晉國。即指梁而